



ZHONGGUO JIUWENXIAN
SHIWEN JICHENG

中国酒文献诗文集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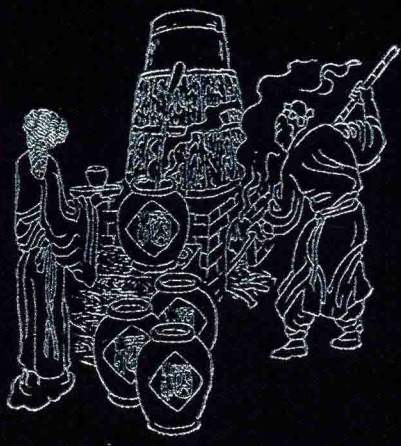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册

清酒诗文集二

李修余 彭贵川 胡春秀 编著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酒文献诗文集成



ISBN 978-7-5034-9866-4



9 787503 498664
定价：6800.00元
(全八卷·十册)



ZHONGGUO JIUWENXIAN
SHIWEN JICHENG

中国酒文献诗文集成

第九册

清酒诗文集卷二

李修余

彭贵川

胡春秀

编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陈撰

陈撰（1678—1758），字楞山，号玉几、玉几山人等，鄞县（今属浙江宁波）人。早年求教于古文大家毛奇龄，为其入室弟子。乾隆元年（1736），因学识名于江淮，被荐举博学鸿词科，拒不应试，寄寓江都玉几山房，专心书画收藏鉴赏。性格孤僻，洁身自好，与达官显贵甚疏远。常游走于江淮间，并流寓扬州，为“扬州八怪”之一，是扬州八怪中唯一不以卖书画为生的画家。擅长作花鸟画，格调超逸，气氛清雅，尤擅长画梅花。与李鱣齐名，并称“复堂玉几”。工诗文，诗如其画，意境高逸。著有《玉几山房诗集》《玉几山房画外集》等。

经旧酒家

小市红灯忆昔游，短衣侧帽剧风流。钱郎已去王郎死，忍过樊川旧酒楼（予于庚辰北上，同王紫澜使君及歌者钱郎会饮于此）。（清康熙刻本《玉几山房吟卷》）

过豫中斋同旭棠小酌

岁晏寻良友，相逢竞举杯。寒林风叶尽，霁日冻云开。欢至尊频倒，歌迟酒漫催。藜床容卧得，吾醉已摧颓。（同上）

把酒问月

罗浮春一瓮，携向超然台。樽中魄尝满，呼吸沧海回。远山余空翠，疑自峨眉来。世事素珠里，三人良悠哉。（同上）

醉中口占

镂金错采百无功，醉尽人间病一空。花信番番翻夜雨，番番又是栋花风。（同上）

独酌

日没秋阴静，闲庭向夕昏。鸟栖无定树，叶落半空村。砧杵谁家急，园林几处存。衰灯寒照客，独酌尽残尊。（同上）

同人载酒城南坐中为工求作断酒歌

工求饮量如鸱夷，偶或失饮神即隳。如何三载不向口，相逢更乞断酒诗。道逢曲车去若遗，瓶盆空自居井眉。酒边捉入悚身坐，向隅忽忽同深悲。力夺计诱两不可，屹然坚定雄卧麋。酒不负卿卿自负，德不任受奚任庀。我闻陆生具茶癖，长瓢大罍探渺深。忽复自着《毁茶论》，出反矛盾形

诸词。此皆于物密深契，故作狡狴相诋讟。君之不饮乃近是，愿守勿辍休磷淄。即今放船来水涯，云容雨气烟蒙垂。长脩腕地绿夹岸，圆荷刺水青缘陂。坐中旧侣兼新知，合沓竽瑟笙琶琵琶。前游茫范不可追，后会杳杳来无期。百悔但诵君自规，看我乌帽吹披披。（同上）

摘句

停云聊对酒，问月懒成诗。（同上《归思寄里中诸游好三首》）

浊酒几回醉，残砧薄暮听。（同上《晚》）

程世绳

程世绳，生卒年不详。字准存，自号晴湖。休宁（今属安徽）人。康熙丁酉（1717）举人，官京山知县。著有《尺木楼诗集》。

题欧阳子跨驴携酒小照

西湖桃柳绿且红，阿谁携酒骑短驄。春光骀荡足快意，优游自得苏堤东。龙吟虎啸若不识，兴来思饮开輶筒。湖水空明清复浅，波光人影相和融。近日边庭需猛士，明诏飞下蓬莱宫。一长一技思自效，雕弓羽箭多从戎。况君才艺不可量，甲兵十万罗心胸。丈夫安事毛锥子，投笔旦暮立边功。胡为不取封侯印，摇摇策蹇吟春风。善刀藏之良足惜，待贾而沽何从容。君听我歌笑不答，一鞭遥指明湖中。（清乾隆二十五年程志隆刻本《尺木楼诗集》卷一）

饮酒

好驾轻舟去，柴桑早闭门。宦情看旅鬓，噩梦惜惊魂。歌哭愚民意，渔樵圣主恩。村沽聊取醉，酒外不须论。（同上卷二）

九日汤类三馈酒

愁里无佳节，登高别让人。多君持菊酒，为我助诗神。未饮心先醉，当杯味自醇。今朝开笑口，忘却客中身。（同上卷二）

摘句

牖广暄堪负，寒生酒易消。（同上卷二《送缙山之扬州二首》）

孤棹缘溪曲，轻寒送酒赊。（同上卷二《同人泛舟看花夜归有作二首》）

占年勤父老，赌酒闹比邻。（同上卷二《社日》）

酒杯愁后减，壮气病来微。（同上卷二《寄戴潜辉》）

愁容山色共，泪雨酒杯盈。（同上卷二《十一月初二日去京山作》）

回首家千里，掀髯酒一杯。（同上卷二《与黄陂家容若明府》）

桥边啼鸟人沽酒，花下凝香客对棋。（同上卷三《蒋家园》）
 到门急索囊中句，把酒欢同客里杯。（同上卷三《喜南帽兄自维扬至》）
 秋天揽镜形容改，春酒承颜道路疏。（同上卷三《零陵舟中二首》）
 画桡晚泊垂杨岸，选句时书卖酒家。（同上卷三《送谦三之扬州》）
 箕风毕雨凭他好，鲁酒吴羹自我怜。（同上卷三《将发武昌偶题六首》）
 堂上尊开春酒美，原边日暖棣花垂。（同上卷三《长安归意》）

潘荣陛

潘荣陛，生卒年不详。直隶大兴（今北京）人。雍正间曾在皇宫供职，后又奉值史馆。乾隆初退职，专事著述。著有《帝京岁时纪胜》《工务纪由》《月令集览》《婚仪便俗》等。

时品

至于酒品之多，京师为最。“煮东煮雪”“醅出江元”“竹叶飞清”“梨花湛白”“窝儿米酿”“瓮底春浓”，药酒则“史国公”“状元红”“黄连液”“莲花白”“茵陈绿”“橘豆青”，保元固本，益寿延龄。外制则乡贩南路“烧酒”、张家湾之“湾酒”、来水县之“来酒”、易州之“易酒”、沧州之“沧酒”，更有“清河干榨”“潞水思源”，南来之“木瓜惠泉”“绍兴苦露”，“桂酒”“橘酒”，一包四瓶，三白五加皮，虽品味各殊，然皆不及内府之“玉泉醴酒”醇且厚也。（清乾隆刻本《帝京岁时纪胜》）

文昭

文昭（1680—1732），清宗室，字子晋，号紫幢，又号芗婴居士、北柴山人、桧栖居士。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禛的入室弟子。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特命宗室应乡试，因在后场用了《庄子》语句，遂被放居。索性辞俸家居，扫轨谢客，学道作诗。一生肆力为诗，有“雕虫深愧壮夫为，呕出心血也不辞”的自况诗。兼通绘事，花卉写生得法于陈淳。著有《紫幢轩诗集》三十二卷、《八旗画录》《清画家诗史》《读画辑略》等。

自题停车问酒图

雪麓寒林黯禁城，酒旗翻处认茅蘅。玳牛一轳沙堤软，忆向西山道上行。（清雍正刻本《紫幢轩诗集·古瓶续集》卷一）

醉后口号

瞢然万事一时休，软脚难胜黍麦头。从此免教呼恶客，头衔新署醉乡侯。（同上卷一）

饮酒

衰风从所好，犹龙守其愚。既隐焉用文，寡和常晏如。恐为世网纒，具体都非予。罄室未全贫，有琴兼有书。得饱复何求，沾沾乐自余。日为文字饮，列坐章句儒。懒学聚飞蚊，幸免韩愈诛。颜容不无墨，尽是山泽臞。粗粝粝兼味，淡美亦适且。佳酝良可恋，瓮盎莫教虚。努力且欢喜，肯为愁所驱。（同上卷一）

橙酒

橙味宜于夏，南来不及时。酿为新玉酝，酌以软金卮。红润微生颊，清香欲上眉。桐花堪作妃，方法记吾诗。（清雍正刻本《紫幢轩诗集·龙钟集》）

收灯前一夕试橙酒

挂壁灯犹在，窥廊月尚盈。迎春催酿酒，过夏得留橙。客至思同醉，杯干可再倾。冶游儿女事，不识此闲情。（清雍正刻本《紫幢轩诗集·松风支集》卷一甲集）

药酒

泥头封置动经年，药味都凭酒味传。适口免教嫌瞑眩，娱情兼可佐杯俎。醉乡赖有扶持力，医国宁无斟酌权。每度夜阑倾一合，枕衾高卧得全天。（同上卷一甲集）

酒阑

酒阑客散余空阁，炉火消残寒入幕。隔院有人夜未眠，月高犹自鸣弦索。（同上卷一甲集）

酒市行

酒市听歌狎耍桐，主客俱已百分空。据案酒保殊不恶，数钱亦似姘女工。（同上卷三丙集）

饮酒

饮酒非我能，知酒莫如我。北酒数蓟沧，南酒无一可。使厄水酒水，宁燃火酒火。近习尚绍兴，内城亦颇颇。吾自从吾好，肯随众为伙。不独饮酒然，夙性与时左。（清雍正刻本《紫幢轩诗集·桧栖草》卷上）

中秋后五日偶得美酒一壶手提就卓哉夜饮

时序不我滞，中秋又已徂。正坐夜难遣，惟酒是所须。今夕得佳醕，可免街头沽。未忍独自酌，就君倾一壶。徐步到西斋，手提不假奴。掬泉先洗盏，拔簪更燃炉。坐深绊絮语，窗灯影模

糊。四壁闾无声，童子睡呼呼。（同上卷下）

饮橘酒

小瓮菊佳酿，同人罄一欢。清香满舌本，黄色上眉端。剖实疑棋叟，尝新忆橘官。横眠我已醉，梦醒夜将阑。（同上卷下）

大儿自蓟门携干醇酒至口占二绝句

老夫户小易为酣，蓟酒生平最所耽。恰怪曾元养口体，归装载得曲盈甌。

催办盘餐涤酒杯，红泥小印拂尘开。照人浅浅新波绿，春色今朝入手来。（同上《紫幢轩诗集·画屏斋稿》）

连日不设酒卓哉和余春阴诗结有索饮之意赋此答之

酒清人亦清，心欢神愈妙。人清酒不清，草草心自乐。酒清人不清，器器神觉闹。所以古之人，饮酒通大道。饮酒不饮人，致来滥觞诮。饮人不饮酒，肝膈默相照。君今欲饮酒，选人是所要。人酒浑天倪，永言以为好。（同上《紫幢轩诗集·石盂集》）

沙酒壶

易羸亦易买，喜得价还低。水试先防渗，烟熏外渐薰。家家随事用，夜夜遣儿提。一钉灯前酌，腌瓜爇野鸡。（同上《紫幢轩诗集·瓢居草》）

钦琏

钦琏，生卒年待考。一名琏，字宝光，号幼畹。长兴（今属浙江）人。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）中乡试，复己姓。雍正元年（1723）进士，铨知县用。四年，任新建南汇县知县，规划措置，事事得宜，巡抚重其才。以飞语落职。十一年，复莅南汇知县，后调高淳、江浦、江宁等县，所至皆有政声。年六十余卒。著有《虚白斋诗集》七卷、《幼畹游草》六卷、《吴中水利》一卷、《分建南汇县志》十六卷。

饮酒

童子抱樽来，新酸昨夜熟。开樽置中堂，旁列书千轴。上有圣贤人，议论资往复。中有情性理，至味异粱肉。相对尽一觞，浇此便便腹。不荷刘伶锺，不学阮生哭。得句清响发，无异丝与竹。燕子梁间语，屈指春去速。今我不为欢，白头倏在目。（清乾隆刻本《虚白斋诗集》初稿下）

雪夜与友人饮旅舍

同云渐低风不号，飞聚密洒湿征袍。脱衣入室寒生粟，急呼奚奴视酒槽。酒槽香滴索郎美，一

斗价值千金刀。盛来瓦注刚一吸，尔我量岂同斗筲。人生百岁皆逆旅，何况怀抱话知交。如今对酒不为乐，倏忽双鬓生二毛。君不见昔时君臣遇合奇，殿庭不废酒杯豪。金莲送归谪仙李，沉香脱靴力士高。风流佳话人千古，窃付安知非吾曹。登盘菜甲饶滋味，鄙杀金帐嚼羊羔。陶然就枕黑甜余，筋骸暂弛尘途劳。醒来大叫出门看，山顶青螺放白毫。春风驰骋六十里，与君再饮芦沟桥。（同上《燕台草》）

摘句

门对沙溪渔火近，酒沽村店腊醅清。（同上初稿上《合溪阻雨》）
 山僧免俗何妨酒，野老忘机即是禅。（同上初稿上《偶成》）
 墟里人归扶野老，家园酒熟饯残梅。（同上初稿上《社日》）
 剪彩依炉火，题诗傍酒筵。（同上初稿上《人日雪》）
 轻寒夜起还赊酒，粒米朝无不卖书。（同上初稿上《雨中遣兴》）
 高朋携酒至，稚子报花开。（同上初稿上《芜园杂兴》）
 花发空庭呼绿酒，鸟啼深树坐黄昏。（同上初稿上《闭门》）
 浊酒三杯堪永夕，名花百种自成春。（同上初稿上《春日芜园闲居》）

朱伦瀚

朱伦瀚（1680—1760），字涵斋，又字亦轩，号一三，历城（今属山东）人。明朝宗室后裔，隶汉军正红旗。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壬辰科武进士，选三等侍卫，改刑部郎中，外放浙江宁波府知府，历衢州府知府。乾隆二年（1737），署理湖北驿盐道。五年，任陕西道监察御史。改吏科给事中、户科掌印给事中。十年，官正黄旗汉军副都统。十二年，任正黄旗汉军副都统。善作指画，深得其舅高其佩（指画名家）之法。朝鲜国王曾遣使以高价求画。兼工诗文。著有《闲青堂诗集》十卷。

病酒

饮酒未一斗，三日病憔悴。不识中山畋，生平几醒醉。睡思苦昏昏，形神如欲废。古者嵇阮俦，取此愤愤义。欹枕自沉吟，浩然堕双泪。不欲醒者知，深悲昔人意。（清乾隆刻本《闲青堂诗集》卷二）

无酒

寒风入夜雪交加，换尽金貂酒不赊。苦忆梅花江上信，不堪幽梦向天涯。（同上卷二）

出守四明春日与卢沧洲小饮花间漫和

海国晴光天气新，长安同是乐游人。漫怜柳折当年别，却喜花看此地春。对酒君能饶逸兴，踏青我已愧闲身。试衣好启虚窗坐，浸种分秧注念频。（同上卷四）

摘句

遣愁朝贯酒，多病夜思裘。（同上卷一《五月寒》）
 留宾今日情谁笃，载酒当年兴自殷。（同上卷一《南池怀古》）
 眼底湖山应进酒，林间风雨漫闻鸠。（同上卷一《晤简在阅二日言别感赋》）
 路上行人看祖帐，酒边乡泪落征衣。（同上卷二《客潞安送别董介石王中庵两孝廉归蜀》）
 别酒一杯当远道，官花双插拜高堂。（同上卷三《送友人黄舜山旋兰陵三首》）
 树影移坪石，花香落酒卮。（同上卷三《观弈三首》）
 为怜梅信杳，其奈酒肠微。（同上卷三《春雪次黄谷宗见柬韵》）

汪惟宪

汪惟宪（1681—1742），字子宜，一字积山，号水莲，一作水莲居士，仁和（今属浙江杭州）人。雍正七年（1729）贡生。工书，仿苏轼。鉴赏书画甚精。著有《遵闻斋录》《积山先生遗集》。

雪夜小酌有怀

冻云离复合，寒月吐还遮。薄薄赧颜酒，霏霏点鬓花。钱灯记曩昔，孤馆逐年华。不少怀归侣，凄凉苦忆家。（清乾隆三十八年汪新刻本《积山先生遗集》卷一）

饮长孺斋中留宿

四年离思积成堆，壮志全消白发催。雁齿准看同北上（令弟雨叔），马蹄谁道又南回。连床暂得乡园稳，对酒依然水阁开。不独新归君慰意，冲波我日放船来。（同上卷一）

题门人倪棠前汉书录雋

昔苏子美好饮酒读《汉书》，连举大白，外舅杜祁公密使覘之，笑曰：“有如此下酒物，一斗不足多也。”

惠南豪放不羁，颇嗜酒。诸与惠南饮者，但知其为酒人耳，而不知其笃志于学。四库之书，能得大凡。年三十一病瘵卒，所居室丹黄狼藉，墙壁间无非残楮。此本乃其手写提要钩元，未知与子美读《张良传》何如，然足以表其生平非徒衔杯漱醪、束书不观者。惠南名棠，道川倪先生后人，吾友山友之子，尝从余习举子业。

谁欤编纂厚盈寸，楷字注字笔顽钝（字学）。拙将无李密牛角残疑，有子美酒气暌。吾友攢眉持向余，为言亡子篋中余。闭门轰饮不自爱，平生嗜酒还嗜书。寂寞至今酒徒散，只多遗墨置几案。酒徒征逐何处无，使我废书发长叹。（同上卷一）

纪迈宜

纪迈宜，生卒年不详。字偲亭，河北文安人。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）举人，官泰安知州。著有《俭重堂诗》十三卷、《俭重堂诗余》一卷。

酒旗

欲买芳醪酌四君，青帘望处已微醺。斜飘柳市影遥见，笑指花村香乍闻。寒食冥蒙粘细雨，高楼缥缈驻行云。饮归晚景尤堪画，回首风前燕尾分。（清乾隆刻本《俭重堂诗》卷一）

摘句

对酒梦飘梅蕊里，倚栏人在月光中。（同上卷一《十五夜》）
 薄酒聊浇屈，微吟只感甄。（同上卷一《把臂》）
 预消寒夜酒，背泐少陵诗。（同上卷一《村屋雪意即景》）
 杯酒蚁浮同吊古，一灯萍聚最关情。（同上卷一《寄赠夏于辛》）
 客来每讶门常闭，兴到还愁酒易空。（同上卷一《初夏遣怀二首》）
 衣寒贪酒热，院静觉天高。
 歌长堪屡奏，酒少且徐倾。（同上卷二《中秋二首用杜公韵》）
 把酒嫌杯窄，登高怯径危。（同上卷二《九日二首用杜韵》）

江永

江永（1681—1762），字慎修，又字慎斋，徽州府婺源县（今江西省婺源县）人。著名经学家、音韵学家、天文学家和数学家，皖派经学创始人。生员出身，晚年入贡。博通古今，尤长于考据之学，深究《三礼》，撰《周礼疑义举要》，颇有创见。于音韵、乐律、天文、地理均有研究。著述甚多，《四库全书》收其著作至十余部。戴震、程瑶田、金榜等皆其弟子。著有《乡党图考》十卷、《礼书纲目》八十五卷等。

酒考

《战国策》：帝女令仪狄作酒，禹饮而甘之，遂疏仪狄绝旨酒，曰：“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。”

《天官》：酒正，掌酒之政令，以式法授酒材。注：式法，作酒之法式。作酒既有米曲之数，又有功沽（音古）之巧（功沽，善恶也）。

又，办三酒之物：一曰事酒，二曰昔酒，三曰清酒。注：事酒，酌有事者之酒，其酒即今之醪酒也（冬酿春成）；昔酒，今之酋久白酒，所谓旧醪者也；清酒，今中山冬酿，接夏而成。

《月令》：仲冬乃命大酋，秫稻必齐，曲蘖必时，湛（音尖）炽必絜，水泉必香，陶器必良，

火齐（才计反）必得。兼用六物，大酋监之，母有差贷（音忒）。注：酒孰曰酋。大酋者，酒官之长也，于周制则为酒人。秫稻必齐，谓孰成也。湛，渍也。炆，炊也。火齐，腥孰之调也。物，犹事也。差贷，谓失误，有善有恶也。

《秋官·萍氏》：几酒，谨酒。注：几酒，苛察沽买过多及非时者。谨酒，使民节用酒也。《书·酒诰》曰：有政有事，无彝酒。疏：萍氏主水禁。几酒者，酒亦水之类故也（浮萍入水不溺，以此取义。酒亦能溺人）。不得非时，谓若《酒诰》，惟祀兹酒及乡饮酒及昏娶为食，以召乡党、僚友，是其时也。

内则饮重醴、稻醴、清醴、黍醴、清糟、梁醴、清糟。注：生，陪也；糟，醇也；清，沛也。致饮有醇者、有清者陪设之也。

射义酒者，所以养老也，所以养病也。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《乡党图考》卷七）

饮酒考

《乐记》：夫豢豕为酒，非以为祸也，而狱讼益繁，则酒之流生祸也。是故先王因为酒礼壹献之礼，宾主百拜终，曰饮酒而不得醉焉，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。注：言豢豕作酒，本以飧食养贤，而小人饮之善酗，以致狱讼。壹献，士饮酒之礼。百拜，以喻多。

《乡饮酒义》：孔子曰：“吾观于乡，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。”主人亲速宾及介，而众宾自从之。至于门外，主人拜宾及介，而众宾自入，贵贱之义别矣。三揖至于阶，三让，以宾升。拜至，献酬辞让之节繁。及介升，则省矣。至于众宾，升受、坐祭方饮，不酢而降，隆杀之义辨矣。工入，升歌三终，主人献之。（工升堂，歌《鹿鸣》《四牡》《皇皇者华》，每一篇一终）笙入三终，主人献之（笙入，立于堂下，奏《南陔》《白华》《华黍》，每一篇一终），间歌三终。间，代也。堂上歌《鱼丽》，堂下笙《由庚》；堂上歌《南有嘉鱼》，堂下笙《崇邱》；堂上歌《南山有台》，堂下笙《由仪》。此为三终。合乐三终，堂上下歌瑟及笙并作。旧说工歌《关雎》、笙吹《鹊巢》合之；工歌《葛覃》，笙吹《采芣》合之；工歌《卷耳》，笙吹《采芣》合之，疑未必然。当是六诗迭歌，瑟与笙皆应之耳。《鹊巢》三诗，非笙诗也。工告乐备遂出，一人扬觶，乃立司正焉，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。宾酬主人，主人酬介，介酬众宾，少长以齿，终于沃洗者焉，知其能弟长而无遗矣。降，脱屣，长坐，修爵无数。饮酒之节，旰不废朝，暮不废夕。宾出，主人拜送，节文终遂焉，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。贵贱明，隆杀辨，和乐而不流，弟长而无遗，安燕而不乱。此五行者，足以正身安国矣。彼国安，而天下安。故曰：“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也。”

按，乡饮酒之礼有四：一则三年宾兴贤能，二则卿大夫饮国中贤者，三则州长习射饮酒，四则党正蜡祭饮酒。《乡饮酒义》篇亦方党正饮酒正齿位之事，云六十者坐，五十者立侍，以听政役。六十者三豆，七十者四豆，八十者五豆，九十者六豆，此皆乡中礼饮。《乡党》所记，则乡人有时会聚饮酒耳。又礼饮，宾出有奏《陔》之礼，宾至阶间而《陔》作，奏钟师《九夏》之《祫》（音陔）。夏恐宾醉失礼，故奏之。王朝《祫》，夏之乐，有牘、应、雅三器，以竹为之，舂于地，以节行步。乡饮奏《陔》，唯击鼓奏之，常饮无其事。

《玉藻》：君若赐之爵，则越席再拜稽首受。登席，祭之，饮卒爵而俟君卒爵，然后授虚爵。注：不敢先君尽爵。

又君子之饮酒也，受一爵而色洒（先典反）如也，二爵而言言（音闇）斯。礼已，三爵，而油油以退。退则坐，取履，隐辟而后屣，坐左纳右，坐右纳左。注：洒如，肃敬貌；言言，和敬貌；斯，犹耳也；油油，说敬貌。礼饮过三爵，则敬杀可以去矣。隐辟俯逡巡而退着屣也。

《曲礼》：侍饮于长者，酒进则起，拜受于尊所。长者辞，少者反席而饮。长者举未酬（音

醕)，少者不敢饮。注：降度，拜受敬也。燕饮之礼，卿尊（尊所设尊之所）饮不敢先，尊者尽爵曰醕。

《小雅》：“幡幡瓠叶，采之亨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尝之。有兔斯首，炮之燔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献之。有兔斯首，燔之炙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酢之。有兔斯首，燔之炮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酬之。”《传》：幡幡瓠叶，貌献奏也，酢报也。酬，导饮也。《笺》：熟瓠叶者，以为饮酒之菹也，斯白也。炮之燔之者，将以为饮酒之羞也。饮酒之礼，既奏酒于宾，乃荐羞报者，宾既卒爵，洗而酌主人也。主人既卒酢爵，又酌自饮卒爵，复酌进宾，犹今俗之劝酒。

按：饮酒之礼，主人献宾，宾啐酒，拜而告旨言酒美也。主人受宾酢，卒爵而再拜崇酒。崇，充也。谢酒恶言相充实而已。主人酬宾之解，奠之于荐右，欲其举也。宾奠之于荐左。《注》云：酬酒不举，君子不尽，人之欢不竭，人之忠也。

又：“人之齐圣，饮酒温克。彼昏不知，壹醉曰富。”《笺》：中正通知之人饮酒，虽醉，犹能温藉自持，以胜童昏。无知之人饮酒，一醉自谓曰益富，夸淫自恣。

又：“宾之初筵，温温其恭。其未醉止，威仪反反。曰既醉止，威仪幡幡。舍其坐迁，屡舞仙仙。其未醉止，威仪抑抑。曰既醉止，威仪怩怩。是曰既醉，不知其秩。”《传》：反反，言重慎也；幡幡，失威仪也；抑抑，慎密也；怩怩，媠媠也；秩，常也。

又：“宾既醉止，载号载呶（女交反）。乱我筵豆，屡舞僛僛。是曰既醉，不知其邮。侧弁之俄，屡舞傴傴（音娑）。既醉而出，并受其福。醉而不出，是谓伐德。饮酒孔嘉，维其令仪。”《传》：号、呶，号呼唤呶也；僛僛，舞不能自止也；傴傴，不止也。《笺》：邮，过侧倾也，俄倾貌。

又：“凡此饮酒，或醉或否。既立之监，或佐之史。彼醉不臧，不醉反耻。式勿从谓，舞俾大怠。匪言勿言，匪由勿语。由醉之言，俾出童羖。三爵不识，矧敢多又。”（《集传》云：监、史，司正之属，燕礼乡射恐有解惰失礼者，立司正以监之，察仪法也。童羖，无角之羖羊，必无之物也，言饮酒者或醉或不醉，故既立监而佐之以史，则彼醉者所为不善而不自知，使不醉者反为之羞愧也，安得从而告之，使勿至于大怠乎？告之若曰：所不当言者勿言，所不当从者勿语，醉而妄言，则将罚汝，使出童羖矣，设言必无之物以恐之也。汝饮至三爵已昏然，无所记矣，况故又多饮乎？又丁宁以戒之也。此卫武公自悔之辞）（同上卷七）

天官（节录）

凡祭祀，酒正以法共五齐三酒，以实八尊。通言之，非一祭中具备也。观司尊彝六尊不并用，可见汉儒谓袷大于禘，故疏家云袷备五齐，禘备四齐，此以意言之耳。《礼运》诸篇，杂陈矢子诸侯宗庙之祭，未有及泛齐者，则泛齐惟用之祀天地。

四饮之医，后郑引《内则》，以醕为醴释之。《内则》注云：酿粥为醴。初疑粥如何可酿，访问今时北方造黄酒之法，先煮黄米为粥，乃入曲蘖酿之成酒，正与郑注合。此惟黄米可酿粥，而秠稻则否，黄米盖即古之黄粱。又《内则》重醴中亦有梁醴，盖炊饭而酿者为醴，煮粥而酿者以醕为体也。先郑以醕释医，别为一义，未确。下言“后夫人致礼”，医亦有糟。醕为梅酱，安得有糟乎？

醴有清有糟，而四饮惟有清者，盖糟醴与醴齐同，已于五齐中辨之也。

三酒以清为下，盖贱者所饮，岂可以之泂盎齐。《记》云“盎酒泂于清”，岂谓五齐中最清如沈齐者与？

酒人、浆人与酒正奉之之文虽同，而所奉则异。酒人、浆人奉之于酒正者也，酒正奉之，奉之于王朝者也。不曰“使其属”而曰“使其士奉之”，谓其同官之下士耳。郑注以士为奄，非是。序

官惟内小臣奄称士，郑云“异其贤”，今乃通称奄为士，则内小臣之贤者，亦何以别于群奄乎？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《周礼疑义举要》卷一）

春官（节录）

彝尊有二者，疏谓郁鬯与齐皆配以明水，三酒皆配以玄酒是也。后人谓王与后分酌彝尊故有二，大谬。古人玄酒配尊之礼颇重，事之用醴者质略，则一尊陈于房，谓之侧尊，其两尊皆酒者，特牲之旅酬也。燕礼之尊士旅食也，大射礼之两壶献酒也，玉藻之飧野人也。以酒优之，正是略之贱之也，岂有宗庙大祭，荐腥荐烂，血毛大羹，事事反本修古，顾于堂上之尊独无所配，下同贱略之事乎？秋官特设司烜氏，以鉴取明水于月，岂谓室中一陈，即嫌其多而不以配彝尊乎？王与后合体同尊卑，共酌一尊，未为不可。《记》言“君西酌牺象，夫人东酌鬯尊”，杂记侯国之礼，未可以彼例此。即君夫人别酌其尊，亦必有玄酒，必非两尊皆酒也。《记》云“明水说齐，贵新也”，凡说，新之也，即以司尊彝本职证之。下言“盎齐说酌”，凡酒修酌，即是酌，所配之明水玄酒以说之修之耳，岂远取室中之明水乎？《礼运》言“玄酒在室”（元酒即明水），举室中明水配郁鬯为首者言之耳，非谓在户在堂在下者即无所配也。

皆有鬯。皆者，皆春夏也，皆秋冬也，皆追享朝享也，非谓一尊即一鬯也。

盎齐说酌，谓以所配之明水说之。《记》言“明水说齐新之”，是也。非谓三酒之清酒为说也。凡酒修酌，谓以所配之玄酒涤之，非谓别取水也。（同上卷四）

考工记二（节录）

觚为斛，豆为斗，当如旧说。刘氏谓献一升，酬以三升，通计四升，四升为豆，非也。若论献酬之正礼，宾止得一献，而酬酒不举，何有四升？如以主人言之，受酢一爵，酬宾一觶，得四升矣，而又不得为献。或谓始而主献，次而宾酬，三而主酬，故称三酬，强解。一献三酬，亦未思宾之酬酒不举也，不知记文本通前后大概言之，谓得一献三酬则一斗耳，非必谓献酬正礼也。酬酒不举，而后有旅酬无算爵，皆用觶行酬，则宜有三酬矣。且古之量甚小，古一升当今一合五勺有奇，一斗当今一升五合有奇。食肉饮酒如此，正是中人之食。若四升，仅如今之六合一勺耳，中人之食，岂止此？（同上卷七）

政事下（节录）

王若曰：明大命于妹邦。

商受酏酒，天下化之。妹土，商之都邑，其染恶尤甚。武王以其地封康叔，故作书诰教之。妹土，即《诗》所谓“沫乡”。篇首称“妹邦”者，诰命专为妹邦发也。

乃穆考文王，肇国在西土。厥诰毖庶邦庶士、越少正、御事。朝夕曰：祀兹酒。惟天降命，肇我民，惟元祀。

穆，敬也，《诗》曰“穆穆文王”是也。或曰：文王世次为穆，亦通毖戒谨也。少正，官之副贰也。文王朝夕敕戒之曰：惟祭祀则用此酒。天始令民作酒者，为大祭祀而已。西土庶邦，远去商邑，文王诰毖亦谆谆以酒为戒，则商邑可知矣。文王为西伯，故得诰毖庶邦云。

天降威，我民用大乱丧德，亦罔非酒惟行；越小大邦用丧，亦罔非酒惟辜。

酒之祸人也，而以为天降威者，祸乱之成，是亦天尔。箕子言“受酏酒亦曰天毒降灾”，此



意也。民之丧德，君之丧邦，皆由于酒。丧德故言行，丧邦故言辜。

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：无彝酒。越庶国，饮惟祀，德将无醉。

小子，少子之称，以其血气未定，尤易纵酒丧德，故文王专诰教之。有正，有官守者。有事，有职业者。“无”“毋”同。彝，常也，毋常于酒，其饮惟于祭祀之时，然亦必以德将之，无至于醉也。

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，厥心臧。聪听祖考之彝训，越小大德，小子惟一。

文王言：我民亦常训导其子孙，惟土物之爱，勤稼穡，服田亩，无外慕，则心之所守者正而善，曰生为子孙者，亦当聪听其祖父之常训，不可以谨酒为小德。小德、大德，小子惟一视之可也。

妹土，嗣尔股肱，纯其艺黍稷，奔走事厥考厥长。肇牵车牛，远服贾，用孝养厥父母。厥父母庆，自洗腆，致用酒。

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。嗣，续。纯，大。肇，敏。服，事也。言妹土民当嗣续汝四肢之力，无有怠惰，大修农功，服劳田亩，奔走以事其父兄。或敏于贸易，牵车牛，远事贾，以孝养其父母。父母喜庆，然后可自洗腆致用酒。洗以致其洁，腆以致其厚也。

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，其尔典听朕教！尔大克羞者惟君，尔乃饮食醉饱。丕惟曰：尔克永观省，作稽中德，尔尚克羞馈祀。尔乃自介用逸，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。兹亦惟天若元德，永不忘在王家。

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。伯，长也，曰“君子”者，贤之也。典，常也。羞，养也，言其大能养老也。“惟君”，未详。“丕惟曰”，大言也，介助也。用逸者，用以宴乐也。言尔能常常反观内省，使念虑之发，营为之际，悉稽乎中正之德，而无过不及之差，则德全于身，而可以交于神明矣。如是，则庶几能进馈祀尔，亦可自副而用宴乐也。如此，则信为王治事之臣。如此，亦惟天顺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。按，上文父母庆则可饮酒，克羞者则可饮酒，羞馈祀则可饮酒。本欲禁绝其饮，今乃反开其端者，不禁之禁也。圣人之教不迫而民从者，此也。孝养、羞者、馈祀，皆因其良心之发，而利导之人果能尽此三者，且为成德之士矣，而何忧其酒酒也哉？

王曰：封，我西土棗徂，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，不腆于酒。故我至于今，克受殷之命。

徂，往也。辅佐文王往日之邦君，御事小子也。言文王忌酒之教，其大如此。

王曰：封，我闻惟曰：在昔殷先哲王，迪畏天显小民，经德秉哲。自成汤咸至于帝乙，成王畏相。惟御事厥棗有恭，不敢自暇自逸，矧曰其敢崇饮。

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。殷先哲王，汤也。迪畏者，畏之而见于行也。畏天之明命，畏小民之难保。经其德而不变，所以处已也。秉其哲而不惑，所以用人也。汤之垂统如此，故自汤至于帝乙，贤圣之君六七作，虽世代不同，而皆能成就君德，敬畏辅相，故当时御事之臣亦皆尽忠辅翼，而有责难之恭。自暇自逸犹且不敢，况曰其敢尚饮乎？

越在外服，侯、甸、男、卫、邦伯；越在内服，百僚、庶尹、惟亚、惟服、宗工，越百姓里居，罔敢湏于酒。不惟不敢，亦不暇。惟助成王德显越，尹人祗辟。

自御事而下，在外服，则有侯、甸、男、卫诸侯与其长伯；在内服，则有百僚庶尹、惟亚、惟服、宗工、国中百姓与夫里居者，亦皆不敢沈湎于酒。不惟不敢，亦不暇。不敢者，有所畏；不暇者，有所勉。惟欲上以助成君德，而使之昭著；下以助尹人祗辟，而使之益不怠耳。“成王”顾上文“成王”而言，“祗辟”顾上文“有恭”而言。吕氏曰：尹人者，百官诸侯之长也，指上文“御事”而言。

我闻亦惟曰：在今后嗣王，酣身厥命罔显于民，祗保越怨不易。诞惟厥纵，淫泆于非彝，用燕丧威仪，民罔不彘伤心。惟荒腆于酒，不惟自息乃逸。厥心疾很，不克畏死。辜在商邑，越殷国

灭，无罹。弗惟德馨香祀，登闻于天；诞惟民怨。庶群自酒，腥闻于上。故天降丧于殷，罔爱于殷，惟逸。天非虐，惟民自速辜。

以商受荒殃于酒者告康叔也。后嗣王，受也。受沈酣其身，昏迷于政，命令不着于民，其所祇保者惟在于作怨之事，不肯悔改，大惟纵淫，佚于非彝，《泰誓》所谓“奇技淫巧”也。燕，安也，用安逸而丧其威仪。《史记》：受为酒池肉林，使男女裸而相逐。其威仪之丧如此，此民所以无伤痛其心，悼国之将亡也。而受方且荒怠，益厚于酒，不思自息其逸，力行无度，其心疾很，虽杀身而不畏也。辜在商邑，虽灭国而不忧也。弗事上帝，无馨香之德以格天，大惟民怨，惟群酗醜秽之德以闻于上，故上天降丧于殷，无有眷爱之意者，亦惟受纵逸故也。天岂虐殷，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尔。曰民者，犹曰先民，君臣之通称也。

王曰：封！予不惟若兹多诰。古人有言曰：人无于水监，当于民监。今惟殷坠厥命，我其可不监抚于时！

我不惟如此多言，所以言汤言受如此其详者，古人谓：人无于水监，水能监人之妍丑而已；当于民监，则其得失可知。今殷民自速辜，既坠厥命矣，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为大监戒，以抚安斯时乎？

予惟曰：汝劼毖殷献臣，侯甸男卫，矧太史友、内史友，越献臣、百宗工，矧惟尔事，服休服采，矧惟若畴，圻父薄违、农父若保，宏父定辟：矧汝刚制于酒！

劼，用力也，汝当用力戒谨殷之贤臣与邻国之侯甸男卫，使之不涵于酒也。毖殷献臣侯甸男卫，与文王毖庶邦御士同义。殷之贤臣诸侯，固欲知所谨矣，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则、内史掌八柄之法、汝之所友者，及其贤臣百僚大臣，可不谨于酒乎？太史、内史、献臣百宗工，固欲知所谨矣，况尔之所事，服休坐而论道之臣、服采起而作事之臣，可不谨于酒乎？曰友曰事者，国君有所友、有所事也。然盛德有不可友者，故《孟子》曰：“古之人曰‘事之云乎，岂曰友之云乎’。”服休、服采固欲知所谨矣，况尔之畴匹而位三卿者、若圻父迫逐违命者乎？若农父之顺保万民者乎？若宏父之制其经界以定法者乎？皆不可不谨于酒也。圻父，政官司马也，主封圻。农父，教官司徒也，主农。宏父，事官司空也，主廓地居民。谓之父者，尊之也。先言圻父者，制殷人涵酒，以政为急也。圻父、农父、宏父固欲知所谨矣，况汝之身所以为一国之视效者，可不谨于酒乎？故曰“矧汝刚制于酒”。刚制亦劼毖之意，刚果用力以制之也。此章自远而近，自卑而尊，等而上之，则欲其自康叔之身始，以是为治，孰能御之，而况恣于酒德也哉？

厥或诰曰：群饮，汝勿佚，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！

群饮者，商民群聚而饮为奸恶者也。佚，失也。其者，未定辞也。苏氏曰：予其杀者，未必杀也。犹今法曰当斩者，皆具狱以待命，不必死也。然必立法者，欲人畏而不敢犯也。群饮，盖亦当时之法，有群聚饮酒谋为大奸者，其详不可得而闻矣。如今之法有曰，夜聚晓散者皆死罪，盖聚而为妖逆者也。使后世不知其详，而徒闻其名，凡民夜相过者，辄杀之，可乎？

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，乃涵于酒，勿庸杀之，姑惟教之。

殷受导迪为恶之诸臣百工，虽涵于酒，未能遽革，而非群聚为奸恶者，无庸杀之，且惟教之。

有斯明享，乃不用我教辞，惟我一人弗恤弗蠲，乃事时同于杀。

有者，不忘之也。斯，此也，指教辞而言。“享”，“上享下”之“享”，言殷诸臣百工不忘教辞，不涵于酒，我则明享之。其不用我教辞，惟我一人不恤于汝，弗洁汝事，时则同汝于群饮诛杀之罪矣。

王曰：封！汝典听朕毖，勿辩乃司民涵于酒！

辨，治也。乃司，有司也，即上文诸臣百工之类，言康叔不治其诸臣百工之涵酒，则民之涵酒者不可禁矣。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《礼书纲目》卷六十三）

史贻直

史贻直（1682—1763），字傲弦，号铁崖，江苏溧阳人。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中举人，次年中进士，授检讨。后历充云南主考，广东督学、赞善、侍讲、庶子、讲读学士。雍正元年（1723）任内阁学士，次年升吏部侍郎。后署理闽浙总督，升左都御史，协理西安巡抚，又任升户、兵部尚书。乾隆初年，历任湖广、直隶总督。乾隆九年（1744），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。二十五年，为次子史奕昂担任甘肃布政司，致信巡抚鄂昌，被告发而削职。二十七年，再入朝拜相。去世后，赠太保，谥“文靖”，入祀贤良祠。

筹禁烧锅疏（雍正十一年）

署理巡抚陕西等处地方，提督军务兼理粮饷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史贻直谨奏，为钦奉上谕事。窃臣承准大学士张廷玉寄字内开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二日，奉上谕，闻得陕西之三原、泾阳、咸阳、渭南、富平等县烧锅各以千计，其余州县亦皆有之。

朕思烧锅既多，必将粮食耗费，甚属无益，但恐遽令禁止，又滋烦扰。尔可寄信与署抚史贻直等，令其悉心筹划。若禁止不致累民，则禁之为便。抑或多方劝谕，令其醒悟，不期禁而自止。是惟封疆大臣斟酌行之，不可强迫。钦此！等因。

到臣跪读之下，仰见皇上爱养黎元、敦本重农之至意。伏查烧锅一项，西北各省所在有之，只因小民图利，往往舍本逐末。臣前岁莅任，即檄行所属地方各官不时查禁在案。两年以来，各处烧锅已减去十之七八。臣思欲杜烧锅之原，当严造烧锅之禁。民间每于麦收之后，不以积贮为急务，而以晒曲为生涯，所费之麦，不可数计。惟严禁造曲，则烧锅不禁而自止矣。然陕西粮食之耗散，不仅由于本省之烧锅，而在于晋商之贩囤。陕西每遇丰收之年，则晋省富商豫将资本散给于西凤之农民，农民贪取目前之现价，不顾日后之盈虚，一至粮食登场，悉听晋商搬运，以致粮食耗费，盖藏空虚。臣稔知各种情弊见于今岁麦收之时，遍行出示，剴切晓谕，毋许民间私自造曲。更于晋商贩运之要路，委员前往稽查，不许粮食私贩出境。见今陕西省粮食可免耗费之虞，惟是秦民艰于生理，往往日用之需以为糊口之计。倘本地粮食充裕，百姓藉烧锅以觅微利，亦属谋生一道。若欲概令禁止，则诚如圣谕，不无烦扰。

臣仰体天心，惟当因时酌量，视年岁之丰歉，审民力之盈虚。或出示严禁，或多方劝谕，务使闾阎有蓄储之需，草野有资生之策，庶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矣。（民国景印本《皇清奏议》卷三十一）

吴廷华

吴廷华（1682—1755），字中林，号东壁；初名兰芳，乡贡后改名廷华。祖居休宁，明初迁钱塘湖墅里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康熙间举人。官兴化府通判。乾隆初荐修《三礼》，撰《仪礼章句》。另著有《三礼疑义》《曲台小录》《东壁书庄集》。